

## 《棺材的船頭》

有時我塗防曬霜，有時我尋找太陽，有時我走路掐秒錶，有時我虛度光陰。有時林林總總的遺憾在我心房紮根長刺，有時我安慰自己——有張力的生命在纏縛下趨向飽滿。

7月26日，一個32.5度的暴曬天，早上10點鐘，我們在中環碼頭集合，坐渡船去長洲，參加生物科所舉辦之野外考察活動。

我們上的是舊款的渡船，船程長達54分鐘，坐在座位，人會隨著浪的顛簸輕微起伏，但我並不恰意，反而更加心神不寧，一想那蹲在林地上賣力挖土的自己，想到那猙獰的夏蟲飛到後頸的癢，想到汗流浹背後白襯衫兩腋下那發黃的汗跡，都叫我心生退意，更何況，此程我竟見不到一條女孩身上的熱褲。

船開動了，但我的夏天還未開動，乘客們都不老實坐好而是四處走動，我的位置在船尾，枯坐看著一個維港兩岸四處的高樓，看得膩到自覺無趣，便起身走到甲板，希冀海風給我梳一個飄逸的髮型。

走到船頭才驚覺，那裡赫然擺著副大紅木棺材，不知是否該說晦氣，但我頗感新鮮和好奇，有幾個披麻戴孝的小男孩和老女人蹲坐在棺材邊，有的女人在痛哭，有的女人在整理祭祀品。有的孩子不懂傳統的程序，低著頭手裡捧著手機，有的孩子跟著媽媽一起哭，他們是因媽媽哭了他們哭呢，還是因爺爺死了他們哭呢，我還不知道。

白色的鞋子、白色的麻布衣、白色的帽子。孩子們都小小的，寬大的麻布衣長到拖地，沾染一身的烏黑的灰塵，帽子也被風吹得歪到後腦，但現在沒有大人會去責怪他們，而且他們身懷重任，他們要灑紙錢。

「乜嘢嚟架？」我指著白色的紙錢，低下頭問孩子們。

「溪錢，媽媽話要灑曬啲溪錢。」有個孩子不怯生地回答，但船頭的風實在是太大了，他的聲音虛無縹緲。

「你哋灑溪錢嚟做乜嘢啊？」我大聲疾呼地追問。「我哋要帶阿爺返屋企，所以要俾錢嚟海底啲鬼神。」孩子又答。他手上抓了一大把溪錢，用力地甩手向船外拋出，一紮紮紙

錢在巨風中一觸即潰，解體成滿天紛飛的雪花片，有些紙飛上天，有些紙沉下海，我看得出，孩子為此興奮。「俾錢啲鬼神有乜嘢用啊?」「唔知啊，希望佢哋唔好蝦我阿爺囉。」我不再追問，為了不打擾他的任務，同時，孩子已完全沉迷在與風的接力遊戲中，這種樂趣或許不合時宜，但我在孩子身上卻找不到違和感。船尾，野外考察同行的少男少女們則在合照，他們勾肩搭背地擺著千奇百怪的姿勢，合照後哈哈大笑，不知是誰起的頭，有人對著一片汪洋大喊，於是乎，羈雜著告白與理想的高呼在船尾此起彼伏，他們把句子用力拋到出船，有些話飛上了天，有些話則沉下海。這很青春。我不禁想——60年後的一艘渡輪的船頭上，會不會放著一副載我歸家的棺材?

「睇!有超正嘅水手服!」下船時有位男生拍拍我的肩。我舉目張望，可四處荒蕪，我用盡眼力見不到一位穿著水手服的姑娘。「係嗰幾個著制服嘅水手啊伯。」那位男生又拍了拍我的肩。郊野學院在半山，需要爬上一條叫做芝麻坑的盤山路，登山總是疲憊的，據助教所說，學院的地理位置是俯瞰整個長洲最好的觀景台，我趕忙拍下秀麗的海岸線，讓一路上的攀登值回票價。

「點解有人死左要特登翻到長洲?」我問助教阿姨。

「因為唔葬係長洲佢地會好遺憾。」

「老人家成世人都係長洲，有大病就靠直升機送到市區醫院，救得翻就自己行翻屋企，救唔到就訓棺材翻嚟。」而隨後的野外考察卻是叫人意外地歡樂，因為大自然總有方法征服我，喚我唱起對多樣性的讚歌。可是誰知道那像一片葉般的紫絡蛾蠟蟬，遍體穿戴黃金甲的甘薯梳龜甲，直到串珠環蝶那水汪汪的眼睛幽幽地在雜草間望著，又在我的心間低語，她在說:你若不來，我便飛走了，一飛就是一世，你不遺憾嗎?

其實蟲子並不好找，當你刻意去找牠時，牠便成了最可愛的生物，現在你不再怕偶遇，只怕牠不出來，只有懂的人才知道昆蟲作為無脊椎動物中唯一有翅膀的類群，同時為歷史上第一個演化出飛行能力的生物，何其珍貴。

當我在木棉樹幹上找到了一隻獨角天牛時，我高興得好像捉到了一整個盛夏。

當我發現回家時坐的是快船，不但不能到船頭吹風，而且同學們都要分散開坐時，我失落得好像提前遭遇了寒冬。

看著窗外轉瞬即逝的風景，我好希望船能慢一些讓我把海面看清楚，或許還能找到數片飄在海面的溪錢，與此同時我亦有些擔心曬了一整天的女孩們會不會從白雪公主曬成黑姑娘，但這句冷笑話醞釀了半天始終沒能說出來，但沒關係，我還年輕，這並不是我要坐的最後一趟船，我能把心裡的刺全都拔出丟到海裡的時間，長過 54 分鐘。

今天早晨 54 分鐘的船程在記憶裡變得短極了，我想因為在一艘同載死亡與青春的渡輪上，時間的飛逝好比指縫間的沙，而現在快船上煎熬的 28 分鐘船程卻變得無限長，每秒都在刺痛我。

我不想乘快船了，往後再也不搭了。

生活就是為了發現遺憾，今天的遺憾讓明天的到來更加值得，今生有遺憾，下輩子就會惦記要回來，至少，要坐慢船回到長洲。

(1894 字)